

资质通鑒

貴質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卷之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勳部尚書諫議大夫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崇福宮桂國公，君昇

國儀臺香爐等物。鑄錢局司

司馬光奉

勅編集

齊紀

起署維協洽盡昭  
陽大淵獻凡五年

太祖高皇帝

建元元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爲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爲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其衆嶷至鎮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斂所部大悅辛亥以竟陵世子頤爲尚書僕射進

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太傅道成以謝朏有

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

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

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

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甲寅以朏爲侍中更以

王儉爲左長史 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郎蕭長懋爲雍

州刺史 二月丙子邵陵殤王友卒 辛巳魏太皇太

后及魏主如代郡溫泉 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

不名 己亥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 三月癸卯

朔日有食之 甲辰以太傅爲相國摠百揆封十郡爲

齊公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

乙巳詔齊國官爵禮儀竝做天朝丙午以世子曠領南  
豫州刺史 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凌  
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綽遭腹  
心陳讚說智曰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  
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  
心正苦無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  
其黨與 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爲世子  
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  
爲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爲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  
時年二十八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爲王增封十郡  
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爲

太子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璧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就東邸問今

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  
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慚尾慟哭曰人  
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  
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  
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成安太  
守炤謂淵子貴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璽綬在齊大  
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  
謂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  
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昇榻置兵守衛之  
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爲公首非宣力齊室餘皆  
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蒞鄉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

忌之後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名號  
不同貞限盈長者別更詳議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  
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  
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  
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  
請河東裴顥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  
曠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从  
之因事廢于家帝問爲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瓌  
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  
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  
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丙申魏

主如崞山

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爲中書令齊國左

衛將軍陳顯達爲中護軍右衛將軍李安民爲中領軍  
緒岱之兄子也 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爲尚書令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映爲荆  
州刺史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

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  
又以爲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

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

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  
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貳

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

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  
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  
猶安習侈靡宜震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驕奢  
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  
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  
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  
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  
爲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督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  
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  
臺使貟外散騎郎劉思効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雕  
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

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陞  
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  
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  
也邸封略山湖 魏主還平城 魏秦州刺史尉洛侯  
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  
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又詔以候官子數重罪受賊  
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  
防邏街術執誼鬪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 自泰  
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  
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  
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五月辛亥詔斷衆募壬子上

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不然 已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疎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 丁卯封皇子鈞爲衡陽

王 上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

納劉昶爲辭侵犯邊鄙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  
虜也乃徙崇祖爲豫州刺史 六月丙子誅游擊將軍  
姚道和以其貳於沈攸之也 甲子立王太子曠爲皇

太子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曄爲長沙王暉爲  
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  
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 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  
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  
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初

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  
遣使求刺史於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

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既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饗林病卒秋七月丁未詔曰交趾比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獻爲刺史撫安南土 魏葭

蘆鎮主楊廣杳請降丙辰以廣杳爲沙州刺史

八月

乙亥魏主如方山丁丑還宮 上聞魏將入寇九月乙

巳復以豫章王嶷爲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以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 丙午以司空褚淵領尚書令 壬

子魏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不爲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

陳建爲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頴爲司空 己未魏安

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 庚申魏隴西宣王源賀卒

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癸未汝陰太妃王氏卒謚曰  
宋恭皇后 初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氐楊成等寇梁  
州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奴擊成等破之及沈攸之  
事起柏年遣兵出魏興聲云入援宣候皇形勢事平朝  
廷遣王玄邈代之詔柏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  
受代柏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  
至魏興盤桓不進左衛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柏年求馬  
柏年曰馬非狗也安能應無已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  
還語諧之曰柏年云胡諧之何物狗所求無厭諧之恨  
之譖於上曰柏年恃險聚衆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刺  
史南郡王長懋誘柏年啓爲府長史柏年至襄陽上欲

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縱上山乎甲午賜柏年死李  
烏奴叛入氐依楊文弘引氐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  
戍王玄邈使人訴降誘烏奴烏奴輕丘襲州城玄邈伏  
兵邀擊大破之烏奴挺身復走入氐初玄邈爲青州刺  
史上在淮陰爲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遣書結玄邈玄  
邈長史清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故舉忠孝  
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  
邈乃不答上書及罷州還至淮陰嚴軍直過至建康啓  
太宗稱上有異志及上爲驃騎引爲司馬玄邈其懼而  
上待之如初及破烏奴上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叔  
安爲寧蜀太守上賞其忠正欲用爲梁州會病卒 十

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癸丑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奉丹楊王劉昶入寇許昶以克復舊業壯胙江南稱藩于魏蠻酋相誕請爲前驅以誕爲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樂陵鎮將韋珍引兵渡淮應接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人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略七千餘戶而去景先上之從子也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鎮還建康士民驚散既而魏竟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